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歐陽麗珠) 勤勞的香港人,每日工作逾10小時,你累嗎?各行各業不論高中低職級,為了完成無止境的工作量,也難逃長工時的厄運。特區政府擬引入標準工時,統計處亦將公布有關香港僱員工時的調查,但信手拈來長工時的實例比比皆是。任職高級採購員的鍾小姐,夫婦同為保安員卻形同過着獨居生活的胡氏夫婦,悔改要兒子過着猶如「孤兒」生活的單親媽媽周女士,故事的3個主人翁儘管背景不同,但卻有相同的快速生活節奏,訴說出香港打工仔辛酸的工作哀歌。



■從事採購工作的鍾小姐,工作上常要與外國客戶溝通,因此需要超時工作到晚上9點,才能下班。受訪者提供圖片

加班無間地獄 等標準工時打救 不論行業職級 加碼趕工似「斷六親」

每晚9時許,這幢寫字樓仍燈火通明,「人氣」鼎盛,這裡是原本「朝9晚5」打工仔每日耗時最多的地方,「工作時間原本是朝10晚6,但實際是9點下班算準時,11點、12點才最常見,最離譜更試過工作至凌晨2點鐘仍未離開」。任職高級採購員的鍾小姐已視超時工作為「職務」之一。

紡織採購員 超時成行規

在大學修畢紡織採購學後,鍾小姐便當採購員,月入1.3萬多元,一做便已兩年半。「採購行業因為要與歐美客戶聯絡,時差加上僱主不肯請兩更人手,超時工作已成行規」。每年踏入第四季是她「非人生活」的開始,為了趕訂單,一忙便是半夜。日以繼夜工作,「話就話5天半工作,但就算是淡季,星期六也要工作至下午6點才能走」。

時間難自主 約會常爽約

鍾小姐初入行時,計劃一邊工作,一邊進修,下班後報讀銷售策略和管理等課程,為未來鋪路,惜最終計劃也夭折。「進修課程一般由晚上7點到10點,每周一兩節課,可是我沒有一晚不超時工作,怎能上課呢?」社交生活

也成犧牲品。鍾小姐說:「就在上週二,約了朋友8時晚飯,於是努力趕工,但臨時又加班,差不多10時才完成,又一次爽約,心裡很過意不去。」下班時間不能自主,約見朋友也只好「即興」。工作佔據她大部分時間,也蠶蝕她的健康,忙碌工作令她沒有時間用膳,下班後又因太累,一心只想蓋上被子呼呼大睡,「寧捨晚餐,也要睡覺」。長年累月之下,她的體重由原來逾130磅減至不足110磅,瘦得連肋骨也凸了出來。

健康被蠶蝕 男友臨分手

為了工作鍾小姐放棄進修,犧牲健康,亦曾令感情亮「紅燈」,男朋友無法容忍女朋友屢次爽約,兩人曾面臨分手邊緣。「有一天,本來約好下午6時他來接我下班。我滿心歡喜盼到5時,老闆卻臨時要開會,7時多才『早走』。男朋友足足乾等1個多小時,最後氣沖沖離開,整晚沒有接我電話」。她也明白男朋友責怪她為了工作捨棄難得的相處機會,但她也身不由己。日復日的「休息,工作,再工作」,追求私人時間和空間猶如苛求和罪名,令她不禁反問:「不過度加班是打工族的的要求,不合理嗎?」

飲食業「長氣」朝11晚11



■飲食業每日工作10小時以上是常態,而且長期站立,骨骼關節等疲勞影響健康。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歐陽麗珠) 飲食業是長工時的「重災區」,每日工作10多小時已是「等閒」,從業員為了餬口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及健康。有從事中式酒樓傳菜的單親媽媽,一人擔起全家生活費,辛勞工作30多年養活全家,卻不能看着兒子成長,兒子猶如孤兒,那份愧疚之心不為外人道。

長期站立 關節貼滿膏藥

年近50歲的周女士,16歲起在中式酒樓當傳菜,每天由早上11時工作至晚上11時,扣除飯鐘和「下場」的休息時間,整整工作10小時。而且工作需要長期站立和捧餐,令她的雙膝和肩膀過度疲勞,經常要貼上膏藥忍着痛楚工作,有時肩膀痛得連穿衣服也感困難。她說:「不只是我們傳菜的,廚師、侍應、經理等,全個酒樓行業工時都很長,人人都五勞七傷。」

影響健康 家庭好像破碎

由於周女士的丈夫早逝,她要獨力賺錢養活兒子。工時長令她無法盡母親的責任照顧兒子,只能將兒子交託外祖母看顧。「兒子從小到大的畢業禮、家長會,我都因為要上班不能出席,由我媽媽代替。兒子小時候曾對我說,

外婆比我更像一位母親,令我很難過。」周女士對兒子心感虧欠,兒子本已失去父愛,長工時令她猶如同時失去母親,母子關係疏離,「兒子會生氣,好幾天不理我,不跟我說話。等他懂事才開始明白我的苦處,不過母子感情難深厚。」

現時,周女士的兒子漸長大,並踏入社會工作,每當她放假,便約兒子飲早茶、逛街,希望彌補過往錯失的相處時間。周女士認為,工作時間過長不但影響行業內數十萬名員工的身心健康,更影響無數家庭,希望僱主可以適度分配人手,降低員工工時。

靠辣醒神 小店老闆傷胃

長工時下,有人寧愛健康,不愛金錢,毅然轉工。曾是小食店老闆的楊女士,回想當年經常「朝6晚9」日做15小時,雙腳勞損之餘,更曾捱致胃出血入院。工作忙碌令她進食不定时,「過了時間,胃口就會差,但不能不吃點東西,只好靠吃濃辣食物引起食慾,結果有一次胃痛難忍,要進醫院。醫生診斷胃出血,留院3天,療養10多天才好」。

楊女士近半年放棄小食店生意,轉當甜品製作員,每天工作約6小時,每周只幹4天的活。她表示,現在成為打工族,休息時間多,健康好轉,並可兼顧家庭,閒時約朋友逛街、打麻雀,悠悠哉哉。

夫妻保安錯兩更 住同屋難碰面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廖穎琪) 夫妻同一屋簷下,卻因工時過長恍如過着獨居生活。胡先生與妻子均任職保安員,過長工時令他們失去家庭生活,兩口子試過兩星期完全沒有碰頭。年前,他終忍受不住,由全職轉為兼職,但仍不能脫離超長工時,更因長時間站立,患嚴重靜脈曲張,單是右腳已開刀13次,得到的是餬口錢,失去的卻是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的體魄。

日做「12碼」 車程兩句鐘



■胡先生與太太均任職保安員,超長工時令他倆失去家庭生活,曾兩星期完全沒見面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攝

62歲的胡先生效力的一家機構實施「兩更制」,每更12小時,即行內俗稱的「12碼」,他負責早上7時至晚上7時。他家住太子,有時被編配至山頂公園工作,車程最少逾1小時,準備出門、車程,再加上工作時間,每日24小時已佔去近16小時,其餘時間也是吃飯和爭取休息,沒有太多空餘時間。

似日月聚難 兒女似單親

胡先生的妻子也是保安員,曾經有一段日子,他被編返日更,太太則是夜更,他慨嘆:「好像一個太陽,一個月亮,永遠也不會相見」,他繼續露有同事更長達1年沒有與太太見面,育有子女的同事更無奈,兒女好像在單親家庭長大,天倫之樂實在是遙不可及。胡先生由於工作時間長,令體力透支,雙方下班也很累,曾多次為料理家務與妻子爭執,傷害家人感情。年前,胡先生終於忍無可忍,由全職轉為兼職。然而,行內普遍實施「12碼」,兼職只是毋須每天上班,但工作日的工時仍長達12小時,未能擺脫長工時的困局。

站立10小時 血管也打結

工時長之外,保安員的工作也十分刻苦。他表示,住宅大廈每更要巡樓3次,商用樓宇則要巡4次,每次由頂層巡至地下,走遍電錶房、防火栓等,每次巡樓約需30分鐘,「每次也巡至汗流浹背,又要不停報更,須在指定時間完成」。他透露,很多保安公司均要求員工站崗,更有商場在地板畫上腳印,要求保安員長時間以同一姿勢站在同一位置,「12小時不是行,就是站立,實在很累」,他邊說邊展示腳板的厚繭,繭下是嚴重的骨膜炎,時常感腳痛。長時間站立亦導致雙腳患上嚴重靜脈曲張,他解釋,每日連續十多小時站立,而且日日如是,長年累月令血管也「打結」,小腿積血形成血塊,需要動手術治療,單是右腳已開刀13次,留下一道道疤痕。他促請港府盡快實行標準工時,令基層打工仔的生活得以改善。

黃國健料立法阻力大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聶曉輝、陳寶璋) 香港去年5月正式實施最低工資,令基層打工仔工資得到基本保障,下一個「戰場」是爭取標準工時立法。工聯會副會長兼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,標準工時能保障僱員有更多休息時間,相信僱主不會因此隨意減省人手。他坦承,標準工時立法將面對極大阻力,不期望在未來5年,即下屆政府任內完成立法。經濟學家則估計,一旦實施標準工時,企業的經營成本或即時飆升40%,首當其衝的行業是服務及飲食業,甚至會引發倒閉及「加價潮」。

銀行會計業日做11小時

黃國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,現行的《最低工資條例》,只有最基層僱員

的工作時數會被記錄,中等或以上收入的僱員便沒有工時記錄:「銀行、會計及律師行的文職及一些服務業僱員,每天工作逾11小時十分平常,卻沒有條例規定超時工作必須補水,僱主便有貪便宜心理,懶得請人,一人做到黑。」

他舉例指出,一名僱主原本需要聘用10人應付工作量,卻只由7人分擔,令僱員的工時較應有水平長,「如果有標準工時,迫使僱主聘請更多人,或作出超時補水」。工聯會建議將標準工時定為每天8小時,超時工作需按比例「補水」,體力勞動行業的「補水」比例更應提高至時薪的1.5倍至2倍。

黃國健表示,現時全球已有近百個國家地區推行標準工時:「這是進步社會必不可少的政策: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經濟體系,不可能沒有。」但他認為,港府換屆在即,不期望能於短期內為標準工時立法。故目前最迫切的是成立一個由勞、資、官、學者,或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的委員會,共同訂立標準工時的目標及落實時間表與路線圖:「我相信只要

成立委員會,在社會討論及各界壓力下,便能消除商界阻力,因為超時補水是天公地道。」

學者料推行後成本升4成

標準工時猶如雙面刃,能保障工人,同時亦可能導致企業成本急增。經濟學家關焯照以每周工作5天、支取最低工資、每周超時16小時工作推算,一旦實施標準工時,企業成本即時飆升40%。

他預料,屆時勞工市場將會出現兩種現象,技術性工種因為有市場價值,僱主願意「補水」;低技術工種卻有機會被「壓榨」,「僱主為削減成本,可能會汰弱留強,將原本3個職位削減至2個,再索性請散工,反正不需要技術,人人都做得,但削減人手卻令企業的產品質素下降,惡性循環下,中小企也「捱不住」結果,造成「雙輪」局面。

服務餐飲業或惹加價潮

關焯照預料,首當其衝的行業是服務及餐飲業,「這些行業是勞工密集,經營成本高,邊際利潤低,所受影響最大」。他預期,實施標準工時半年後,影響便會浮現,「最低工資只影響基層勞工,標準工時卻影響整個勞工市場,震撼性極大,所有企業都會即時增加成本」。他相信,企業必定會將成本轉嫁消費者,引起「加價潮」,為免造成震盪,他認為當局實施前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及諮詢。



■黃國健指出,標準工時立法將會面對很大阻力,但超時補水確是天公地道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